



我要教到我再也動為止

動けなくなるまで教える
I'll Engage in Teaching Unrelentingly

文・圖 | 蔡叔君 (瀕危語言復振計畫·撒奇萊雅族語師徒制·族語傳習員)

2014年在同學引薦下認識了來台灣做研究的英國博士生Kulas (Douglas McNaught, Kulas是族人幫他取的名字), 詳談之餘, 他問我「認不認識黃金文 (Nuwa老師的漢名) 老師?」,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老師的名字。

那時, 這個名字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族人、耆老, 可能是我的親戚, 或者是我的父母可能認識的友人名字。

認真的師長

2018年有幸參與了原住民族委員會所辦理的「瀕危語言復振計畫—撒奇萊雅族語師徒制」, 我與老師的真正接觸由此開始。可能是出自於心急, 自達固部灣戰役 (nidebungan nu Hulam a Takubuwan) 後, 撒奇萊雅族的語言及文化, 在主流文化的蠶食鯨吞下, 所剩無幾; 透過族群的正名, 文化的復振也不是可以快速達成的目標, 老師很擔憂, 擔心師徒制的學生們學習的狀態, 也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足

以承擔工作量極大的老師工作。他常常給予學生大量的作業, 期許學生可以趕緊成為新一代的族語種子、持續的發芽茁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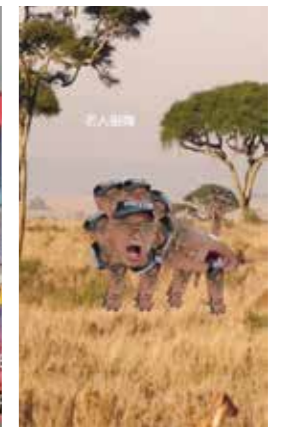
黃金文老師收成並展示段木香菇。



黃金文老師學習調查蜜蜂。



黃金文老師拍攝世界母語日的宣傳片, 提倡族人們一起說母語。



樂於接受新事物的黃金文老師玩Instagram的濾鏡功能。

2019年, 我開始向Nuwa老師學習, 這也是我得以更深入瞭解這個老人的契機。為了可以更有效率的編輯及創作維基百科的條目, 瀕危語言復振計畫師徒制的老師們都自費買了iPad來作為上課用的工具, Nuwa老師也不例外; 聽師母說, 過去為了記錄他從長輩們那學來的智慧, 老師常常半夜起來就到家裡隔壁的部落教室打開桌上電腦, 開始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敲起鍵盤來; 到後期更加過分了, 甚至利用起電視節目的廣告時間打開iPad開始記錄, 進行書寫; 我也常常在維基百科的編輯紀錄裡發現他在半夜兩、三點進行編輯。更甚之, 田裡小憩也可以成為他的書寫時間。

俏皮的老人

在向老師學習的期間, 我們嘗試了很多方式進行語言教學, 教室可以是任何地方; 我們曾在瀑布邊、山林間認識撒奇萊雅族的民族植物, 也在老師的田裡收穫過竹筍、地瓜, 在養

蜜蜂的場域用族語指導我養蜜蜂該具備的知識, 也能在海邊撿拾筍貝、海膽時學習祖先留下的觀察潮汐的智慧。而老師評測學生的方式也是多元的, 能夠是他靈機一動的隨堂小考, 也可以是日常心得筆記、陷阱製作的過程步驟, 更可以是我出國時做的族語實踐Vlog。

我們也常常因意見不合起爭執, 記得我們曾因為拼音要放滑音y還是母音i或者構詞的問題而吵到冷戰, 因為過去老師在聖經學院所學習的拼音系統與現行所用的拼音系統大相逕庭, 所以我們常常為此而有所摩擦; 也曾經跟著老師到他的田裡邊農作邊學習族語時被老師養的蜜蜂叮到而在田裡崩潰大哭, 之後兩個人還又哭又笑的開著車去醫院打針……這些事情, 現在想來真的是好氣又好笑。

樂於學習新事物

老師也透過曾指導大專院校原住民族學生社團、原住民族文化園區的歌舞經驗傳授我一



些傳統歌謠，從我曾經聽到外公口中唱過的數字歌（當時年幼的我只會唱到五）到日治時期的車站歌；甚至我們也曾為了宣傳部落的豐年祭把美國的流行歌填上撒奇萊雅族與歌詞，也製作了小小的宣傳影片。對於族語與新媒體的嘗試，他也總是願意跨出舒適圈，勇於挑戰、學習新的事物；也不斷鼓勵還在學習的人不要畏懼面對未知的領域。

別於一般直接由中文轉譯成族語的文章，老師書寫和編輯維基百科，偏好根據過去從耆老聽來的口傳故事，加上蒐集來的文獻與部落留下來的活動祭儀。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編輯維基百科時，意外的看到一條「竹節（puu）」的條目，該條目內容本來是純粹的說明竹子的竹節，但老師認為竹節所代表的

只如此，於是就開始解釋；「竹節」在我們文化裡也有四季「節氣」的含意，而我們的祭儀活動是根據不同的節氣而來，從年初的節氣 misaumah（開墾祭）、pikulasan（除草祭），年中的 pilaedisan（捕魚祭）再到年末的 pisaliwliwan（青年巡禮進階），在每個祭儀時部落應該準備些什麼，年齡階層該做些什麼，文化的知識層面之廣泛，即便現在重新再去溫習老師所寫的內容，還是歎為觀止。

撒奇萊雅族正名運動與文化保存的先驅者

曾聽Nuwa老師提起他的家族，是在過去達固部灣戰役帶領族人抗爭的領袖谷穆·巴奇克（Kumud Pazik）、依則·卡納邵（Icep Kanasaw）的後裔。強烈的族群意識及責任感



原運人士於2019年原住民族日在圓山飯店與總統合影，黃金文老師位於第三排右一。



筆者與黃金文老師於政治大學合影。

使老師積極的投入族群運動與文化保存。2019年時老師受邀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於圓山飯店舉行之原住民族權利運動二十五週年紀念活動，我才知道，這種願意為了族群、權利而奉獻的精神是深入血液的。翻開所有關於撒奇萊雅族的語言、文化的學術論文、專書、文章等通通都有Nuwa老師的蹤跡。

自1987年至今，從未落下一天關於語言與文化的紀錄，老師說，年輕時為了瞭解1878年達固部灣戰役族人們的流亡路線，他獨自一人騎著機車訪遍了花蓮、台東所有的部落；也從隱姓埋名的族人那邊，聽取了很多當年祖先們逃亡時的故事，老師就這樣一個一個的，不畏辛勞的，花費了他大把的歲月，慢慢地記錄下來。

我們會繼續奮鬥下去

有一次我們倆在田裡上課的時候，我離開去幫老師買水，回來的時候被田裡的另外一位

大哥告知老師在我暫離時昏倒；等到老師緩過氣解釋後，才知道其實是老師以為他還很年輕（去年已七十四歲高齡），於是就太過勉強自己，以致於體力不支而昏倒。去年老師開刀住院時，仍拿著iPad敲敲打打；今年老師動完腦部手術後，昏迷之間也提起他很擔憂他尚未完成的工作。翻開老師的簡歷，從族群委員到族語主播再到教育者，老師的一生承載了整個撒奇萊雅族的文化教育史，如今這個重量也將分攤到我們的身上，期盼老師所留下的文化遺產將繼續帶領我們奮鬥下去。

「a pasubana' makatukuh i nikacaay tu pakacaculil anu sa, tawya kaku pahanhan.」

我要教到我再也不能動為止

—Nuwa Watan o Kumud

奴娃旦·歐·辜木的（Nuwa Watan o Kumud）老師，花蓮市撒固兒部落（Sakul）人，生於1947年，窮其一生為撒奇萊雅族的文化復振付出，於2020年7月2日永遠的安息。◆



蔡叔君

撒奇萊雅族，花蓮縣新城鄉北埔（Hupu）部落人，1990年生。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肄業。為2018年原委會族語能力認證測驗撒奇萊雅族

語中高級榜首，曾任原委會語言發展中心族語新創詞研究小組委員、花蓮市公所撒奇萊雅族語基礎班講師。現任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之瀕危語言復振計畫·撒奇萊雅族語師徒制、族語傳習員。